

紅樓夢

第四十七回

歎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
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
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總知道什麼要回
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以不得進來先與
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愧鳳姐
一手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

良媽王

夫人恐碍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聞得你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着也是天

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心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去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越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畧一件半牛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筭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二則他也還投主子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這位太太要衣裳

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
說什麼從你小孀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
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孀媳婦也都省心我
有了這麼個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
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弄了什麼人
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
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
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這個了頭
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

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
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免怎麼又都散
了了頭忙答應我去了衆人忙趕的又來只有薛姨媽
向那了鬟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
了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我呢
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
嫌遠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怕你怕
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完了說着只得和這小了頭子走
賈母忙讓坐又笑道俗們鬪牌姨太太的牌也生俗

們一處坐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
呢老太太替我看看些兒就是俗們娘兒四個鬧呢還
是再添個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
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個下手
兒坐着姨太太的眼睛花了俗們兩個牌都叫他看着
些兒鳳姐兒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人
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
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耍笑笑今
兒該輸多少呢我還想贏呢你悄悄場子上左右都

埋伏下了說得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
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毡洗
牌告么五人起牌鬪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
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
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
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来的薛姨媽
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
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悄悄是張什麼鳳
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

道我到不希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笑了忙笑道
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撂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
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要算一算命呢這足自
已發的也怨人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
着你自己總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財
原是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是不這樣那裡有像
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着錢聽了
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殼了我的了竟不
為贏錢單為贏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錢收

起來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因和薛姨媽說笑不
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
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
他交運了便命小了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
了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忙笑道賞罷
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血小器
頑兒罷了鳳姐聽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
着賈母素日放錢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你悄悄那個
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

了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
進去了牌也不用闖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
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住而有
平兒怕錢不教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
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
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
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
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太太
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太太
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太太
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趣兒纔畧好
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甄大
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
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不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
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
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况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那親
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
了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去平兒

日說的可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瞥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個人影兒讓我悄悄去一面說一面立起身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日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我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去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裡記得什麼拍着背脊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

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一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腔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小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搬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沒孝心的雷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槌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來請

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構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房內性不在話下這裡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世無話展眼到了十四日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正寬

濶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好幾處驚人駭目的外面廳
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狠遠的也以來
那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舊水子
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以已
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
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做了風月子弟們正要與他
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無可無不可且賈
珍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
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

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
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已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
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
悞認作優伶一類安那壞心那賴大之子賴尚蓉與他
昔交好故今日請來做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薛
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無
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囑咐我說總一進門見
了你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
還小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請出他來你兩仙見

了拆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白已經去了寶玉便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的坟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不住我背着象人走到那裡去了一瞬果然又翻了一點子回家來便就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催了

兩個人收什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茗烟出去到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沒有他說不不冲且比上年又新了些我想着不過是這幾個朋新築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到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就是眼前十月初一我我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

平日積聚的總有幾個錢來到手就光的不如趨空兒
留下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手寶玉道我也正為這
個要打發茗烟我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平踪
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我
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一逛
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忙問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
我的心事你等到跟前自然知道了我如今要別處了
寶玉說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
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

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
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散千萬
悄悄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泪來柳湘蓮說道要辭的你
別和別人說就是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
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見
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
火
星亂出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
秋尚
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待了
珍寶忙趑趄着走上一把拉住笑道你往那

和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興了
好反坐一坐就疼我了憑你有什麼要緊的事交給你
哥只別忙忙你有這個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且見
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
靜
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
見
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也斜着眼忙笑道好兄弟怎麼你
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柳湘蓮道
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
我下處借們替另唱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小
孩子從沒出門的你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去
了
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
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到
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馱子怎麼有個不信的
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
蓮
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
去
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
在
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咱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
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心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于

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讓自己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一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上來說畢已騎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頓飯時的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著嘴瞪著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睃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睃不曾留心近處又跣過去了湘蓮又笑又恨便是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便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跡已希有一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且來偕們先說個誓日後要變了心說與人去的便薛蟠笑道這話有禮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一敲背後好似鉄鎚的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

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已便倒下了湘蓮走上来瞧瞧知道他是個慣家不慣捱打只使三分氣力向他的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舖薛蟠先還要掙扎走來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兩點仍舊跌倒口內說「你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渾難

禁不禁有哎喲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怕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嗚嗚湘蓮又擲下鞭子一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冬肋冬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為我錯聽了傍人的話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總饒你薛蟠嗚嗚着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哎

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哎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面皺眉道水醜的狠怎麼喝的去湘蓮舉拳就打。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向葦根子底下喝了一口。湘蓮道好醜東西你快吃盡了饒你薛蟠聽了叩身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這樣氣熄到薰壞了我說着丟下薛蟠便牽馬認燈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掙挫起來無奈遍体疼痛難禁誰知賈珍寺席上忽不見了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道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惧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還敢我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個小廝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衆人都道好了有必有一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四下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

滾的似個泥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九分了忙下馬命人挽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椅角上薛蟠羞的沒地縫兒不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赶到閨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又命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稟賈珍並方纒的情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湏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卧房將養推病不見其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双眼腫了問起原故忙來賄薛蟠時臉上身上雖有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上僭們家的無法無天的人所共知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哥哥養好了出的去時那邊

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徧目東
道叫了那個人來當著衆人替哥哥陪不是認罪就是
了如今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到顯的媽信溺愛
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免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以興
師動衆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
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總
好又道他不怕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
三個虧他到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
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禁住小廝
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恨
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
解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紅樓夢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
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
有各鋪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火不得家內治
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
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
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

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裡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
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稍可以剩得幾
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推了打正鞦兒人
想著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
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
竟戥子算盤從沒拿過地方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
不如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了
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
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

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
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到是個
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好友你守著我我還能放心
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不等著這幾百銀子使薛蟠主
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事這個也
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卻斷
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麼
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日
況且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咱門和他世交呢我要

「他怎麼得有錯處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到一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和好到不交我去我竟不告」家裏私自打點了起身明年發了財回來總知我呢說年了賭氣睡覺去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裏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也難拘束他了但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能以媽也不能又生別的法子了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

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裏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正言順媽就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們幫著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舉眼無靠的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想了想半晌到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乘車也值了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張德

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著
窗子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唯口應
承吃過飯告辭又說今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其大世
兄即刻打點行李雇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
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
菱並兩個老年的嬷嬷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乳
父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
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雇了三輛大車單行行李
使物又雇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
鉄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
連天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辭了
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
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
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
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個年老嫗
嫗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小子
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項
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

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
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菱
姐姐和我做伴去我們園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
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你該
叫他同去沒纔是我前日還同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倒
三不著兩的鶯兒一個人不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
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
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著有知道來歷的一個
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一個

老嫗嫗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總同
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奶奶說的等六爺
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奶奶多心說我貪著
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
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
來一輛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趣著機會越發往
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心香菱笑道小姑
娘趣著這個功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
想隴望蜀呢我勸你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

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不信真我也
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了又是爲了什麼打他
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雨村什麼風村半途中非裡
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
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高扇
子回家裡看家裡的所有收著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
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
號兒世人叫他做斫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裡
還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
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
了到家裡來坐著拿出這扇子來畧瞧了一瞧想二爺
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梭竹麋鹿玉竹的皆是
古人罵書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
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斫子說我凍死餓死一千銀子
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子天天罵二爺沒能爲之經
許他五百銀子先免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肯只說
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不知那
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說他拖欠官銀拿

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麒麟如今不
是活老爺問著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說
了一句為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破家敗業也不
麼能為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那話堵老爺
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
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
就站著不知他拿了什麼混打一頓臉上打破了一處
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丸藥上捧瘡的姑娘快
尋一丸子給我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一丸來與平兒寶釵
道既這樣怎好這沒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
寶釵答應著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
飯寶釵等都到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
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
進來了也得空兒好及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
既要學做詩就拜我為師我雖不通大畧也還教的起你香菱
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為師你可不許膩煩了說着就西
拜師黛玉忙拉起他來命他坐下笑着說道你既要學自好先

五律詩這律詩不拘七言五言總只八句先兩句為起後兩句為結為合這個成對或不對都可當中承轉是兩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古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怪道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的二四六分明看人家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的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老格調併規矩竟是沒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積墨多

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也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五言律詩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做了

六八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各家的看看你

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姑娘你就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鵲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送的有一首念一首的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

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厭畧了些滋味沒有香菱笑道我領畧些滋味不

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論論方能長進況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說不出來的想他意思去却是必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物云

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似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總

的盡念在嘴裡到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

渡頭餘落日 墟裡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怎麼想起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處的

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晚上看了這兩句到像我又到那個地方去。在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笑。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

暖暖遠人村 依依墟裡烟

翻了出來迤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

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
了再不用再講越發是老學了你就做起來必是
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
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裡羨慕總學這個頑罷了探
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
說我們真做詩說出來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
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
頭和相公
議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
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誰不傾心嘆服照他

們都抄了刻去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
道說謊的那架上鸚鵡哥黛玉探春聽說都說你真真是
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
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筆墨不要傳
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
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次黛
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謔去謔來替我改
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謔一首未謔成你
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幾個字去香菱聽了

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
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
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就一
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獸子了香菱笑道心姑
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人道
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燥只管拿了紙照
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代看
時只見馮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画欄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
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了
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屋子也不走入只在
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不往
的人都詫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此信都遠遠
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含笑

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囔囔直
鬧到五更天終睡下沒一頓的工夫天就亮了。就聽
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我顰兒去一回。不
就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
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我
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
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勾像他這心
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惹
惹的又往黛玉那邊去了探春笑道俗們跟了去。他

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
拿着詩和他講究象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
然算難為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于穿鑿。也得
另做象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還使

得你看句句到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
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語自己
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
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挖心搜胆耳不傍聽目不
別視一時探春隔窗咲着說道菱姑娘你閑閑罷了菱
怔怔答道閑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
大咲起來寶釵道可真成詩魔了都是聾兒引的他
大咲道聖人說誨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
李紈笑道俗們拉了他往四姑娘那裡去引他瞧瞧畫兒
叫他醒一醒總好說着真個大家出來拉了他過藕香
榭至暖塢中惜春正之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覺云云立
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云云方
有了三停香菱見畫上有幾個美女探春因指畫云道
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一各
自散後香菱滿心中只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
神至三更已後上床卧了兩眼睜睜真到五更方朦
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聽他安穩睡了心
下想着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否這會云云了

日別叫他正想着只見香菱從夢中笑說可是日了難
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
醒了也問他得了什麼你這們樂學不成詩反弄出病
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
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在夢中做得八句了梳
畢便忙錄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姊妹
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在夢中做
話衆人正笑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
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知

夢

王

已

來

病

喚

難